

## 磨盘上的年味

儿时的年味,是饱满的,清甜的,如同刚做好的豆腐,朴素厚实,绵软温润,能托住所有冬日的寒冷和人们对过年的期盼。

磨豆腐是腊月二十五的功课,是紧随“二十三打扬尘,二十四送灶神”后面的一环。少了这一环,年味就淡了许多。那时的日子简朴,新年的筵席上没有如今的山珍海味,那用自家黄豆,经石磨与柴火慢慢熬炼出来的豆腐,或是将豆腐在油锅里炸得金黄焦香的“油干”,就足以点缀新年的桌席,成为村人心里最具体的年节念想。

记忆中,到了腊月二十四的晚上,母亲便会拣出最圆润的黄豆,放在清水里泡着。二十五早上天不亮,母亲便起床清洗泡好的黄豆。我家没有石磨,得去村东的三叔公家借磨用。母亲洗好黄豆后,将我喊起床,她提着装黄豆的桶,我打着电筒跟在后面。村庄的土路冻得梆硬,呵出的气瞬间凝成白雾,我的脸和手虽冻得发木,却不觉得冷,因为心里像揣着一团火——一团被“过年”的喜庆烘得热腾腾的火。

推磨是个力气活。母亲双手握住油光发亮的磨柄,身体微微前倾,脚下一蹬,石磨便转动起来。我赶紧用小木勺,从木桶里舀起一勺带水的黄豆,看准磨眼,等石磨转过来的刹那,将豆子喂进磨眼。绿豆对于儿时的我来说,开始并不轻松,不仅要配合母亲推磨的节奏,还要把握添进

黄豆的量。如果添多了,磨齿间磨出的是粗粝的豆糊,不仅影响豆腐的口感,还会影响豆腐的产量;添少了,磨盘会发出干哑的摩擦声,还费功夫。我之所以愿意揉着惺忪的睡眼,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配合母亲完成这份精细的工作,是因为每次完成这项劳作后,母亲会奖给我一元钱。一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能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一百颗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的水果糖,或是买三十多支能“咻”的一声蹿上天的冲天炮。

磨好的豆浆挑回后,母亲取出那块纱布做的“豆腐包”,将纱布的四角,小心地、紧紧地扎在早已备好的竹条制成的十字架末端。扎好纱布的十字架悬吊在灶台上方,下面正对着早已洗得干净闪亮的大铁锅。豆浆被一瓢瓢舀进悬在空中的纱布兜里。母亲伸出双手,一左一右,稳稳地握住十字架的两端,有节奏地摇动,乳白的浆液便如瀑布般滤下,注入锅中,而纱布兜里,最终只留下一团细腻的豆渣。豆渣弥漫出一股股清甜的豆香。

真正的蜕变,是进入关键的煮浆阶段。灶膛里火烧得极旺,锅中的平静被慢慢打破,浆面泛起一圈圈细密的泡沫,像春潮初涨。一股浓郁且醇厚的豆香强势袭来,溢出房间,久久飘拂在乡村上空。

相对于煮浆,点浆多了几分神秘感。

## 一碗猪血汤

日前,内兄阳哥杀年猪,特地邀请兄弟及几个妹夫一大家子去吃“猪血汤”,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宴席极其丰盛,尤其是那猪血汤,味道极其鲜美,喝出了久违的味道。

久住城里,吃肉就去菜市场买些,在享受方便快捷之余,渐渐依稀忘记了乡里乡亲生养土猪肉的味道,更是好久没了乡下杀年猪的氛围,多少年来一直是如此淡淡漠漠地过着。

我们家乡,每每杀年猪,会邀请邻里乡亲去喝“猪血酒”,实是“杀猪宴”或“刨猪宴”。此外,最特别的是要熬一大锅“猪血汤”。大锅是那种平时煮猪食的那种特大锅。猪血汤由猪血、猪肠、猪肺、猪肝组成,加以薯粉线,加入山泉水慢慢熬成。盛一大碗猪血汤食之,立马进入了仙般享受,这味与非洲部落猎人吃肠汤的野法较之要更优雅从容且更胜一筹。就是这样的美味猪血汤,都不是自家吃独食。总见了母亲要舀了一大青花碗挨家挨户送去邻里间尝尝,作为孩童的我常有不甘见那一大锅猪

血汤渐渐见浅见底,母亲便说“傻崽,我们不能每年都净张嘴吃别人的啊。”

我明白,母亲是在还往年邻里的人情。在乡亲里间,谁家每年没年猪可杀那是很没脸面的事情。一头猪,是一大家子的希望,到年底有年猪过年被称为过“肥年”。那自豪劲儿远超贴红联的喜劲儿大。没年猪杀,孩子们只有羡慕别家的份,母亲便会很难受。

各家主妇都是在暗暗比赛着养猪,扯猪草,种庄稼,投猪食,干瓢漙万瓢糠地喂大猪。每过一段时间,母亲都要张开手指头弯腰去丈量猪脊梁的长度。杀年猪那天,天一擦亮,就听见父亲母亲起来忙碌,听见猪的嚎叫声,听见邻人帮忙的嘈杂声,听见刨猪毛吹气捶打猪身声,以及议论猪重量和谁家猪大猪小的话语声。我们兄弟姊妹被吵醒来睡在床上都能闻到一股空气中飘荡猪肉特有的香味儿。于是便纷纷被勾引得起了床去观看热闹。我常要不禁的赶向前去帮助钩猪爪(指甲壳),帮捶打,帮

## 邂逅一场雪

大寒既是岁末的终章,亦是新岁的序曲。我踏着这年关的凛冽,却于风雪中邂逅一场千山的妩媚。寒锁山村晓,琼英漫舞飘,雪落无声,却以素白为笔,在天地间写就一幅惊心动魄的丹青。

风是冬的利刃,割开云翳,也割开尘嚣。可就在这料峭的呼啸里,雪终于落下来了。初时如星子碎屑,簌簌敲打着广阔的天;继而成片成团,似天公抖开了素练,将万股清辉尽数倾泻。它们不是飘,是舞,以风为弦,以空为台,旋出六瓣冰花的清影,跳着独属冬的芭蕾。

远山最先被染白。峰峦如聚,本该是铁骨嶙峋的棱线,此刻却被雪裹成柔和的弧,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洇出“千山鸟飞绝”的空寂。山腰的云气与雪雾缠作一处,时而聚作游龙,时而散成轻纱,倒教这素白世界添了几分仙意,仿佛误入《山海经》里的玉虚之境,连呼吸都怕惊扰了这方清静。

近处的树更见风致。松针托着雪,积成毛茸茸的球,像老僧打坐时垂落的袈裟;柳枝

弯着腰,雪团坠在枝桠间,竟比春日的绿芽更显生机。最妙是那株老梅,虬枝盘错处,几点朱砂破雪而出,红得似火,白得似冰,撞出最炽烈的生机。古人说“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此刻才懂,这红与白的较量,原是生命对寒冬最倔强的宣言。

我踩着雪径而行,足音“咯吱”作响,像雪在低吟一首古老的谣曲。每一步都陷进,半尺深的软白,再拔出来时,鞋底带起细碎的冰晶,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伸手接雪,那六瓣精灵便乖顺地卧于掌心,凉意透过皮肤渗进血脉,还未看清它的素颜,便化作一滴水,顺着指缝滴落,原来美好从不必久留,刹那的相遇,已是永恒的信物。不由感叹“玉屑轻飘,碎剪冰绡。趁长风、漫向云霄。压林梢重,落瓦沟高。正千山素,千村寂,万川消。最怜庭角,堆成瑶岛。任儿童、扑作银潮。冻梅含笑,寒鹊争巢。看一帘幽,一炉暖,一樽醪。”

天色渐晚时,雪仍未停歇。月光漫过雪野,给万物镀上一层银边,连村庄的炊烟

■喻雪金

煮好的豆浆被舀到一个大瓦缸里,母亲一手端着石膏水,沿着缸边缓缓淋下,一手拿着长勺轻轻搅动。这时的她,神情肃穆,仿佛在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豆浆在她的搅动下渐渐有了骨架,凝结成云朵般的豆腐脑,我们兄妹几个欢声一片。母亲脸上专注略带紧张的神情,化作了温柔的笑意。她给我们每人舀上一碗豆腐脑,又用指尖从那个装着白糖的玻璃缸里拈起一小撮白糖,在我们每个人的碗里撒上几粒。我们顾不得烫,端起碗就吸溜一口,滚烫的温度裹挟着豆脂纯粹的醇香,瞬间盈满口腔,而那一两粒未曾化掉的糖粒,被舌尖偶然触及,炸开星星点点的甘甜。这滚烫与甘甜交织的味道,是后来的任何珍馐,都无法相比的味觉记忆,是触手可及的童年年味。

豆腐脑舀进铺好纱布的豆腐盒里,包好,盖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压几大块青石块。几个小时后,揭开纱布,一整板白玉似的豆腐便制成了。一连多天直至正月半,我们家乃至全村,都浸在豆腐的香甜里。

如今,村人过年时依旧打豆腐、油炸干,但那石磨转动时产生的沉重吟哦,早已被电机轰鸣的便捷与轻省取代。

年,依旧在循环,只是那石磨上碾出的、带着体温的年味已渐行渐远,终究是封存在记忆深处,成为游子心中再也回不去的乡愁。

■徐大发

刮毛之类的小活,末了还乐要了猪尿泡吹大了绑在小竹竿条上当气球玩。

忘不了年初过正月半月宵节那天母亲常叫我们拿了吹火筒去猪圈栏旁边吹边敲打猪食槽边吟唱的情景:“正月半,敲猪槽。大猪长得得好,小猪长得傲……”据说这样做了,年猪便长得肥,孩童的我是很坚信的,特别是快到年末那阵子,家里的猪就像吹气球似的长。

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渐渐地长大,母亲慢慢地变老。随着打工潮的到来,外出务工的人员渐渐增多,村湾里养猪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村还成了空心村,土猪肉成了稀罕物,那些杀年猪的年俗也渐渐地愈行愈远淡出了江湖。

三年前,母亲突然撒手而去。我们永远无缘吃上母亲喂养的年猪肉,很久没了昔日那种杀年猪的氛围。

阳哥的一碗“猪血汤”唤醒了我舌尖上的记忆,在这个冬日里品咂出了氤氲绵长的温暖。

■陈鸿章

都被染得清透。远处几盏路灯在雪幕中浮动,像谁不小心遗落的星子,倒给这冷寂添了几分人间的温度。忽闻犬吠声穿过雪幕,忽远忽近,倒像雪在替人间传信:再冷的夜,总有人等归。

大寒的雪,原是天地间的诗行。它以素白洗去年华的历程,以清冷淬炼生命的锋芒。寒到极处,方知暖的珍贵;雪落千重,才懂春的可期。这满山雪色,何尝不是时光的隐喻?那些被雪覆盖的草木,终将在春日里萌发新绿;那些在风雪中挺立的枝桠,必会迎来更繁茂的花期。

我站在这雪落千山的怀抱里,忽然懂了,所谓岁月,不过是雪与春的交替,是冷与暖的和解,是生命在荒芜中始终向上的勇气。而这场雪,是岁末的吻,是来春的约,是天地予我们最温柔的启示!

再厚的雪,也盖不住大地的心跳;再寒的冬,也藏不住春天的胎动。风停了,雪还在落。千山静默,却以最盛大的姿态,完成了一场对生命的礼赞。

## 小区暖冬

■路石

今年又是一个暖冬。虽然前些天下过一场小雪,但那场小雪只是今冬的一个匆匆过客,一溜烟地融化,又一溜烟地离去。明媚的阳光依旧如期登场,普照大地,惠及万物。

因为病休,这个冬天,我多半时间都待在自家四楼的凉台上:或是在一桌、一椅、一杯清茶的陪伴下,静静阅读;或是站在窗前,看楼下小区里的人来人往。

我们这个小区叫“南门商苑”。县里开展旧城区改造后,小区彻底旧貌换新颜:菜市场被隔在了小区之外,路面新铺了柏油,添置了健身器材和其他生活设施,还设立了党支部和“红色物业”,一切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小区终于恢复了它应有的宁静与和美。

朝楼下望去,总能看到一个清瘦高个的老人,穿着一件薄棉袄、一条加厚运动裤,身材笔挺,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一手提着一个垃圾袋,一手握着一根捡垃圾的棍子,时不时弯下腰,捡拾地上的白色垃圾。一张小纸片、一个易拉罐、一块水果皮,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被他一一捡拾起来。他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没有一句怨言。他就是我们小区党支部书记兼“红色物业”的陈主任。陈主任今年七十六岁,义务为我们小区服务已有整整四年。他告诉我,退休前他在工厂里担任办公室主任,是一名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每月退休工资有四千多元。他说:“拿着国家的工资,还能为大家做点事,心里才踏实。”社区想给他发工资,却被他断然拒绝了。小区里的大事小情,无论是邻里不和、水管堵塞,还是楼顶漏水,大家都会去找陈主任。他总是有求必应,要么亲自上门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及时反馈给社区。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每天看到陈主任的背影,我就会想起这句话,想起雷锋。雷锋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不,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前几日,我发现小区花坛里的桂花树,在寒风中依然伸展着浓密翠绿的枝叶,淡黄色的桂花藏在枝叶间。阳光穿过绿叶,洒在花瓣上,它们虽没有最初绽放时的绚烂,虽带着几分淡淡的惆怅,却依然散发着沁人的清香。这,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美丽。

昨天正午,阳光洒满我的凉台,我独自坐在书桌前,饮茶、看书。突然,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传来。循着声音望去,一只漂亮的采莲船出现在小区里。坐船的女子身着红色戏服,头戴凤冠;撑船的是我们小区七十多岁的张阿姨,她也穿了一身红色戏服,手持一根红色竹篙,边唱边“撑船”——唱的是沔阳花鼓戏,声音圆润清亮;那姿态,仿佛真的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周围荷叶田田。张阿姨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文艺积极分子,她带领的采莲船团队,每年春节都会走遍整个县城,为大家送上祝福。如今春节临近,她们又进入了紧张的排练中。围观的人络绎不绝,阳光洒在采莲船上,也洒在每一张喜笑颜开的脸上,温暖又热闹。

这真的是寒冷的冬天吗?时光的列车明明已驶向深冬,我却有些恍惚——小区里那棵独一无二的梅花,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哦,我多想伸开双臂,深深拥抱这个春天般温暖的冬天!